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唐文粹卷七十八

詳校官庶吉士臣謝恭銘

助教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主事臣陳文樞

謄録監生臣黄臣鵠

唐文粹卷七十七

宋 姚鉉 編

記庚 錄志附總一十七首

讌會五

太學張博士講禮記記 歐陽詹

穆氏四子講藝記 崔祐甫

吳郡詩石記 白居易

種殖二

剸竹記　劉寛夫

太學張博士講禮記記　　歐陽詹

説釋典籍謂之講講之爲言構也如農之耕田疇焉田疇將植而求實雖耕矣必耨分其畦壟嘉穀由是乎生典籍將肄以求明雖習矣必講窮其吉趣儒術由是乎成我國家春享先師後更日命太學博士清河張公講禮記威儒術也祖聖三刋經九公通其六籍于五而禮記在其中禮也者御人之大故首于羣籍而講之束脩

既行莚肆乃設公就几北坐南西直講抗牘南坐北面大司成端委居于東小司成率屬列于西國子師長序公侯子孫自其館太學長序卿大夫子孫自其館四門師長序八方俊造自其館廣文師長序天下秀彥自其館其餘法家墨家書家筭家術業以明亦自其館沒階雲來即席鱗差攢弁如星連襟成帷公先申有禮之本次陳有禮之要正三代損益得失定百家疏義長短鎔乎作者之意注乎學者之耳河傾于懸風落于天清泠

灑蕩幽遠無泥所昧鏡徹於靈臺所凝冰釋於心泉後一日閒于朝百司違官造者半後一日閒于都九城知名造者半皆尋聲得器虛来實歸予職在下庠六掌有教道不足訓領徒從公惟始洎終覩公之美敬書盛事記諸屋壁并列當時執簡摳衣者于左偏貞元十四年五月二十七日記

穆氏四子講藝記

崔祐甫

檢校秘書少監兼和州刺史侍御史河南穆寧字子寧以

正直登朝以嚴明作牧斯歷陽之人弗惟奉丞相御史之符候持三尺律期於禁暴懲姦而已迺能廣吾君之德清人於教化教化之興始於家庭延於邦國事之體大且非諛聞者之所及也請言其家之教化焉使君有四子曰贊曰質曰賡曰賞聳秀之姿若瑤林植庭雪羽削廡克岐克嶷突而偕弁方欲以六經百氏播禮樂務忠孝正名器導人倫如蘭有芳心泉有清源兆德之階於是乎始使君曰昔陳亢喜聞詩聞禮聞君子之遠其

子於孔鯉令茲賛之儕也其年或成人或幾成人學詩學禮則亦既戒遂子之節吾事可不務哉於是考州之東四十里因僧居之外堦庭戸牖芳草拳石近而幽遠而曠澶漫平田觱沸温泉可以步而適可以濯而蠲謂爾羣子息焉遊焉賛質曁賡賞拜手稽首曰應惟惠施之車仲舒之帷蘇秦之錐三物畢具而郡廷温凊所在今也改晨昏為旬朔夫豈不懐家人有嚴君焉惟命之受曰俾爾斷俾爾汲俾爾負則使君之材使君之堂使

君之新成且美矣安在其習定省之近儀哉抑又嘗聞廼祖安陽府君傳洪範九疇究天人之際賛等祗荷嚴訓述修祖德穆氏之門欲不大不可得也祐甫不腆幸與使君有郎省之舊考槃在阿歲聿云暮誰謂相遠駕言出遊既覩邦君又適諸子之館使君第三子字紹古於伯季之間肄文史考故實甚精而成因見謂曰丈人吾父之友也從事於游夏之門久矣盍以文見誨如賡也宜何文也祐甫應之曰僕朴人也徒有志於文知文

之阡陌而不知其精粹請道其所見而紹古自執馬欲以文經邦者宜董賈欲以文動俗者宜揚馬言偃之文鬱而不見卜商有詩序其體近六經屈原宋玉怨刺比興之詞深而失中近於子夏所謂哀以思刻石銘座者取崔蔡論都及政者宗班張飛書走檄者徵陳琳曹劉之氣奮以舉潘陸之詞縟而麗過此已往未之或知宋齊已降年代未遠有文之士胄系皆存議其優劣其詞未易故闕焉紹古曰盍書之因命筆而記之大歷七

年十一月十八日檢校尚書吏部郎中博陵崔祐甫之詞也

吳郡詩石記　白居易

貞元初韋應物爲蘇州牧房孺復爲杭州牧皆豪人也韋嗜詩房嗜酒每與賓友一醉一詠其風流雅韻多播於吳中或目韋房爲詩酒仙時予始年十四五旅二郡以幼賤不得與遊晏尤覺其才調高而郡守尊以當時心言異日蘇杭苟獲一郡足矣及今自中書舍人閒領

二州去年脫杭印今年佩蘇印既醉於彼又吟於此酣
歌狂什亦往往在人口中則蘇杭之風景韋房之詩酒
兼有之矣豈始望及此哉然二郡之物狀人情與曩時
不異前後相去三十七年江山是而齒髮非又可嗟矣
韋在此州歌詩甚多有郡宴詩云兵衛森畫戟燕寢凝
清香最為警策今刻此篇于石傳貽將来因以予旬𡚶
一章亦附于後雖雅俗不類各詠一時之志偶書石背
且償其初心焉寶歷元年七月二十日蘇州刺史白居

易題

琴會記　　　　柳識

君子之座必左琴右書雅好閲古古亦置於舟車也大歴六年浙西觀察使蘇州刺史兼御史大夫賛皇公祗命朝于京闕春正月夕次朱方刺史樊公稱江月當軒願以卮酒侑勝居無何賛皇公弦琴樊公和之演操相應澄清撫綏遞為伯牙更為子期琴動人静琴酣酒醒清聲向月和氣在堂春風猶寒是夜覺暖罷宴之後賛

皇頗潤州日見明珠者方郜魚目知雅樂者始賤鄭聲自樸散為器真意在琴與衆樂同出於虚獨能致静同韻五音獨能多感同名為樂獨偶聖賢是宜稱徳切近於道昔堯以美利利于天下曲名始暢自舜禹至於夫子不止且聲着哀思或當戚自陳其後居常翫之和理所措若然者寧襲陶公真意空拍而已豈襲胡笳巧麗異域悲聲我有山水桐音實而持之古操則為其餘未暇是知贊皇所好無非貽訓似有道而猶重之若此况

乃真有道之士乎輒記所論貽諸達者

伯樂川記

孫逖

太原元帥黃門侍郎李公國之宗盟朝之畯德以元凱之忠肅蕭桓文之節制戊辰歲秋七月公以疆埸之事會幽州長史李公于伯樂川王命也以駕四牡鏘八鸞旆旌悠悠車轞嘽嘽乙未出于北京戊戌次于横野巳亥至于會封人戒備軍吏宿設立會表于高阜闢轅門於大荒漁陽精鋭太原材力駟介八百徒兵三千戈如

林羽而且少長有禮賓主不悖蚩尤衂其五兵若敖懟其六卒洸洸乎信可以慴穹廬而震髙闕也於是地主致餼以昭饗宴之禮君子有儀以訓上下之則歌蔓草之相遇笑投壺之失辭大卮既盈釃酒有藇胥樂周於卒乘屬厭及於輿臺慈惠之徳於是乎在夫幽州太原襟帶之地自河以北幽州制之自河以東太原制之在兩軍之交當二境之上厥有棄地皆為曠林守之則表裏之勢全捨之則候望之路隔公料以古今度其川原

獻方略而入覲于王議工徒而東為此會爰究爰度匪
遊匪追蓐食無再舍之勤扞諏為一夕之衛不愆于素
返旆而旋君子謂此會也能用典矣初公之始至太原
也酌於人賦於事以為節用者國之善政於是乎減戍
卒以寛其征修備者武之善經於是乎置秋集以裒其
旅足食者人之所庇於是乎賞屯兵以艾其力近利者
姦之所生於是乎禁和糴以懲其弊然後序山澤之險
廣亭燧之虞候騎出於長城爟火通於大漠書田庀賦

講射訓𩢱蓄信義爲國寶修德刑爲戰器行之一年軍乃有節邊鄙不聳龔黄之教也雖魏絳有和戎之利郤縠有敦詩之德中伯之式是南邦韓侯之奄受北國曷云比議未足量力公之與幽州李公也義均伯仲芳若蕙蘭周諸侯以異姓爲後晉大夫以同官爲僚入亞六卿共行司馬之法出膺九命俱受元戎之律詩曰維其有之是以似之其二公之謂矣不書所會將何述焉揚厥美萬斯年俾夫來世知二公相見在此川也

嶺南節度使饗軍堂記　　柳宗元

唐制嶺南為五府府部州以十數其大小之戎號令之用則聽于節度使馬其外大海多蠻夷由流求訶陵西底大夏康居環水而國以百數則統于押蕃舶使馬內之幅員萬里以執秩拱玉稽時聽教命外之羈屬數萬里以譯言贄寶歲帥貢職合外二使之重以治于廣州故賓軍之事宜無與校大且實有牲牢饔餼嘉樂好禮以同遠合疏軍有犒饋宴饗勞旋勤歸以羣力一心於

是治也閈閎階序不可與他邦類必厚棟大梁夷庭高門然後可以上充於揖讓下周於步武令御史大夫扶風公廉廣州且專二使增德以来遠人申威以修戎政大宴饗合樂從其豐盈先是為堂於治城西北陬其位公北向賔衆南向奏闕伎于其西視泉池于其東隅奥庳仄庭廡下陋日未及晡則炎赫當目汗眩更起而禮莫克終故凡大宴饗大軍旅則寓于外壘儀形不勝公於是始斥其制為堂南面横八楹縱十楹嚮之宴位化

為東序西又如之其外更衣之次膳食之宇列覩以游目偶亭以展聲殢望極顧莫究其往泉池之舊增濬益植以暇以息如在林壑問工焉取則師輿是侁問役焉取則蠻隸是徵問材焉取則隙宇是遷或益其闕伐山浮海農賈拱手張目示具乃十月甲子克成公命饗於新堂幢牙茸纛金鉦析羽旆旗旟旞咸飾于下鼓以鼖鼓金以鐸鐃公與監軍使肅上賓延羣寮將校士吏咸次于位卉裳罽衣胡夷蜑蠻睢盱就列者千人以上鈉

鼎體節燔炰截炙羽鱗貍牙之物沈泛醍盎之齊均飫于卒士興王之舞服夷之伎揳擊吹鼓之音飛騰幻怪之容寰觀于遠邇禮成樂徧以叙其賀且曰是邦臨護之大五人合之非是堂之制不可以備物非公之德不可以容衆曠于往初肇自今茲大和有人以觀遠方古之戎政其曷用加此華元名大夫也殺羊而御者不及霍去病良將軍也餘肉而士有飢色猶克稱能以垂到今矧茲具美其道不廢顧訪于金石以永示後祀遂相

與來告且乞辭牢讓不獲乃刻于兹

邠寧節度饗軍記

李觀

朗寧郡王張公擁七尺之節臨三州之師牧我邠荒藩我雍疆威厲乎廣漢聲凌乎四鄰戎無南侵國無西憂師嚴民整封守晏如聖上聞之何嘗不負扆而嗟之因乃寵以彤弓嘉以璽書乃慰乃止曷日而無哉於是仗鉞總戎之臣咸望公而歡懼能無猜於維朗寧之卒已仗誠而言曰獲拜賜之光聖上之寵崇朗寧足以厲不

勠力之臣然斯事也君臣之殊尤敢不述之而已哉越三月河漸未流東風始凑優柔逶迤被公軍令公曩奉詔親帥師借胡乘虛君命未復不自議還雖閫外得顓亦大有所不顓也于是軍吏之職事者進伏於鉞下曰實以是月賞功息勤惠老及疾哀死及孤厥死無怨厥生而愉所以披軍實賚師徒實舊典也進之不孚公從之乃練令辰䧟連城鼓於四門旆於四墉日既登廛不騰窮陰閉淑氣升軍聲𣌭康偕興靍碌翁于衆民蓁乎

氐羌空山之木春近塞之草芳朗寧乃鳩文武之吏列爲行東西嚮闕而再拜如蒙上命命之然後申號而惠周升堂而澤溥賁育之倫列於軍之宇校師之士次于軍之堂進猶風趨坐如雲屯旌旗蔽日刃戟交光公于是衆食而食衆安而安士盡感之優用醉飽而御酒餚是日朗寧軍中無淫聲無亂音右金鼓左羽旄所以奮武之觀壯軍之容其餘管磬之歡弦匏之繁罔不合簡節諧雅音俾三軍之夫毅其氣和其心羣羌之長釋我

俘歸我俊少壯熏熏老疾嘔吟祲化為祥虜趨為擒洪
矣偉矣朗寧之理明德遐被者乎乃知乎致享者不止
乎味張樂者不止乎聲仁可以顧其膚饟可以暢其情
故朗寧之饗士兼以仁饟被之豈以獯以腥犒之哉武
有七德朗寧其由二三焉于時歲紀協洽國家郊祀之
明年觀布衣来遊賔公之筵宗盟兄侍御史益有文行
忠信而從朗寧之軍悉靡小之日取媚也故不自書命
觀書之曰子之文直長於記事益知之乃題曰邠寧節度

饗軍記

畫記　　韓愈

雜古今人物小畫共一卷騎而立者五人騎而被甲載兵立者十人一人騎執大旗前立騎而被甲載兵行且下牽者十人騎且負者二人騎執器者二人騎擁田犬者一人騎而牽者二人騎而驅者三人執羈靮立者二人騎而下倚馬臂隼而立者一人騎而驅涉者二人徒而羈牧者二人坐而指使者一人甲冑手弓矢鈇鉞植

者七人甲冑執幟植者十人負者七人偃寢休者二人甲冑坐睡者一人涉者一人方涉坐而脫足者一人寒附火者一人雜執器物役者八人奉壺矢者一人舍而具食者十有一人挹且注者四人牛牽者二人驢驅者四人一人杖而負者婦人以孺子載而可見者六人載而上下者三人孺子戲者九人凡人之事三十有二為人大小百二十有三而莫有同者焉馬大者九匹於馬之中亦有上者下者行者牽者涉者陸者翹者顧者

鳴者寢者訛者立者人立者齕者飲者溲者陟者降者癢磨樹者噓者嗅者喜相戲者怒相踶囓者秣者騎者驟者走者載服物者載狐兎者凡馬之事二十有七爲馬大小八十有三而莫有同者焉牛大小十一頭槖駝三頭驢如槖駝之數而加其一焉隼一犬羊狐兎麋鹿共三十旃車三兩雜兵器弓矢旌旗刀劍矛楯弓服矢房甲冑之屬瓶盂簦笠筐筥錡釜飲食服用之器投壺之矢博奕之具二百五十有一皆曲極其妙貞元甲戌

年予在京師甚無事同居有獨孤生申叔者始得此畫而與予彈碁予幸勝而獲焉意甚惜之以為非一工人之所能運思蓋叢集衆工人之所長耳雖百金不願易也明年出京師至河陽與二三客論畫品格因出而觀之座有趙侍御者君子人也見之戚然若有感然少而進曰噫予之手模也亡之且二十年矣予少時常有志乎茲事得國本絶人事而模得之遊閩中而喪焉居閒處獨時往來予懷也以其始為之勞而夙好之篤也今

雖遇之力不能為已且命工人存其大都焉予既甚愛之又感趙君之事因以贈之而記其人物之形狀與數而時覩之以自釋焉

祖二疎圖記　　王　諤

吳郡顧生能寫物筆下狀人風神情度甚得其態自江以東譽為神妙有好事者先賄以良金細帛必避而不顧設食精美亦不為之謝乃曰主人致殷勤豈無意邪何不醉我斗酒乘其酣逸當無愛惜乃張素座隅前即

置酒一器初沈思想望揺首撼頤忽飲十餘杯斗無三揖主人曰酒興相激吾將勇於畫矣午未及夕而數幅之上有帳於京城之外帳中有筵筵中有犧樽二壺觥卽斂而罍斝卽倍犧壺之數而樂師差於前樂有竽琴瑟有笙鏞有缶有筑有鼓而�若鼓手以合奏也列坐皆冕帶盛服有持箕主事者有捧斝就飲者有憑軾徐來者有目於騎而迴者有仰吻而哈者有俛首而肅者有避席而遺簪屨者有促襟而將進者此漢公卿

祖二跡也主人久視而問曰東嚮而坐即行容也去國離羣而容無慘恨何為妙曰二跡之去乃知足也非疾時也非時之不禮也非危於禍機也非避於讒口也非失於權利也既辭勤於夙夜而畀其優游故顏閒無慘恨之色主人歎曰既不為利易巳之能絜也嗜酒而混俗何其高也圖二跡以遺於時俗勸也求其能狀物之情者孰有勝乎

蘇州畫龍記　　李紳

自造父劉累殁豢氏不副龍不復擾隱去莫狎往往時見史必盡志代以自識者寡之故工得以詭亂形狀神其變化彪炳五色逈遠真像蓋上飛于天晦隅層雲下歸于泉深入無底考之丹青難以徵驗好事者張其畫以示羣目覩者或駭疑得其狀長洲令廳壯廡有畫蛟龍六馬玄素異鱗狀殊質怪驤首拖尾似隨風雷乘櫨薄楣若軼雲雨燕雀懼栖其上螻蟻罔緣其側目視光射瑩無流塵仲盤逶迤如護榱棟每飛雨度牖跡雲殷

空鮮鮮耀陰頹壁疑抜志其側曰僧緜弗興之舊度模之不知何人也二工圖龍天與幽思今是壁指遠異代繼之圖法無謝於二子而名漏不傳詢於耆人亦絶傳記茂宰博陵崔君據始命余述舉丹素實驗附邑書末簡庶乎後數百歲棟宇斯變龍忘其像而事刻編簡緜昭昭然時貞元癸未歲秋七月記

錄桃源畫記　　舒元輿

四明山道山業沈囊出古畫畫有桃源圖圖上有谿谿名

武陵之源按仙記分靈洞三十六之一支其水趣流勢
與江河同有深而淥淺而白白者激石淥者落鏡溪南
壯有山山如屏形接連而去峯豎不險翠穠不浮其夾
岸有樹木千萬本列立如揖丹色鮮如霞擢舉欲動爍
若舒顏山鋪朱底草散茵毯有鸞青其衿有鶴丹其頂
有雞玉其羽有狗金其色毛毨毨亭亭閒而立者十有
八九岸而壯有曲深嵓門細露室宇霞檻繚轉雲磴五
色雪冰肌顏服身衣裳皆負星月文章岸而南有五人

服貌肖虹玉左右有書童玉女角髮而侍立者十二視
其意況皆逍遥飛動若雲十許片油焉而生忽焉而往
其坦處有壇層級沓玉氷壇面俄起爐竈竈口含火上
有雲氣且備五色中有溪艇泛上一人雪華鬢眉身著
秦時衣服手鼓短柟意狀深遠合而視之大畧山勢高
水容深人貌魁奇鶴情閒暇煙嵐草木如帶香氣熟得
詳翫自覺骨戛清玉如身入鏡中不似在人寰間眇然
有高謝之志從中坐來少選道士卷畫而藏之若身形

卻落塵土中視嚮所張壁上又疑有頑石化出塞斷道路某見畫物不甚寡如此圖未嘗到眼是知工之精而有如是者邪華君且自珍重無路得請遂染筆錄其名數將所以備異日寫畫之不謬也

書屏記

司空圖

人之格狀或峻其心必勁心之勁則視其筆跡亦足見其人矣歷代入書品者八十一人賢傑多在其間不可誣也國初歐虞之後繼有名公元和長慶間先大夫

初以詩師友兵部盧公載從事於商於因題紀唱和乃
以書受知於裴公休辟倅鍾陵及徵拜侍御史退居中
條時李忻州戎亦以草隸著稱為計吏在蒲因輟所寶
徐公浩真跡二屏以為貺凡四十二幅八體皆備所題
多文選五言詩其朔風動秋草邊馬有歸心十數字或
草或隸尤為精絕或缀小簡於其下記云怒猊抉石渴
驥奔泉可以視碧落矣先公清旦披翫殆廢寢食常屬
誠云正長詩英吏部筆力逸氣相資奇功無跡儒家之

寶莫踰此屏也但二者皆美神物所寵必當奪壁於中流飛鋋於烈火也殆非子孫之所可存耳庚子歲遇亂自虞邑居負之置於王城別業丙辰春正月陜軍復入則前後所藏及佛道圖記共七千四百卷與是屏皆爲灰燼痛哉今旅寓華下於進士姚顗所居獲覽書品及徐公評論因感憤追述貽信後學且冀精於賞覽者必將繼有詮次光化二年八月三日泗水司空圖衘涕撰錄謹記之

玉筋篆志

舒元輿

秦丞相斯變蒼頡籀文為玉筋篆體尚太古謂古若無人當時議書者皆輸伏之故技乎能成一家法式歷兩漢三國至隋氏更八姓無有出者嗚呼天意謂篆之道不可以終絶故授之以趙郡李氏子陽冰陽冰生皇唐開元天子時不聞外奬躬入篆室獨能隔一千年而與秦斯相見可謂能不孤天意矣當時得議書者亦皆輸伏之且謂之其格峻其力猛其功備光大於秦斯有倍

矣此直見上天以守寶瑞吾唐矣不然何綿更姓氏而寂寞無人某道不攻篆而識其款畫常有意求泰丞相真跡會泰丞相去久聞其有八字刻在荆王有洪碑樹嶧山巔今荆壁為壘飛上天矣固不可得而見也洪碑留在人間往往有好事者躋巔得見某亦常問得去嶧山道路興日將裹足覿之未去閒行長安會同里容有得陽冰真跡遺在六幅素上者遂請歸容堂張之見蟲蝕鳥步痕跡若屈鐵石陷入屋壁霜晝照着蜒龍蛇駭

鮮鱗甲活動皆欲飛去齊目睎之分明覩文字之根植吾堂中然後知向之議者謂冰愈於斯吾雖未登嶧山覩此可以信其為深於篆者之言也試以手拂拭其煙顏塵容侵暴日久攝芻坼裂衮玉筋欲折予以褻慢讓其主主曰此易致耳豈當其如是愛邪予曰今世人所以重秦斯之跡非能盡辨別之以其秦古矣斯邈矣向使秦斯與予比肩予能貴之乎曩吾尚欲苦辛登嶧山之巔縮在予掌握中今且猶不為予貴予不過生於唐而

得與冰同為唐人吾知冰歿二三十年其蹤跡流於人
間固不甚少得為子目數見故易之若此使冰生於秦
時予又安得使造次而見遺塵邪是子賤目也世人皆
然嗟吁冰既即世是字寳入地矣後人思孜孜求之今
且遭不知者忽易想生筆下日有新迹固為門戶見覩
之物矣冰雖欲求沽售不獨棄為糞土必遭其詬怒也
主聞之其愧色見於顔眉間欲卷而退知其退也必因
循而不信彊止留之引筆書其志行下以保明其為字

寶也不謬詞曰

斯去千年冰生唐時冰復去矣後来者誰後千年有人誰能待之後千年無人篆止於斯嗚呼主人為吾寶之

斵琴志　　舒元輿

寂寞閒有至音注梧桐中越客沈虬子耳長木音常斧樹之良孫斵而琴之予容越見其方風斵取朴成軋叫索清濁應刃濁授授成輪圓濁沛雪落清聲酬答若寒玉透木噴出瓏瓏及察投意之始放心虛無閒猶掌握

無毛倫也人見朴在刃下而沈氏成琴入眼中不知斫之數到邪琴之形化邪兩肩聳張若對古人雙池呀開若挹澄渟絶刃四顧得色上面旁睨或慒其所以為沈生乃弦素絲七條其上備指一弄五聲叢鳴鳴中有靈峯横空鳴泉出雲鳳龍騰凌鶴哀烏啼松吟風悲予聆之初聞聲入身覺毛骨聳擢中見境在眼覺精爽冲動終然睹化源寥寥貫到心靈則百骸七竅仙仙而忘覺神立寥廓上洞見天地初氣駕肩太古濶視區外乃知

不知音聲者終身為朧朦噐木纔滿數尺絲不盈十條古聖人欲其中含天音天之如此直乃叩之以觀化木且絲木俱無情物也因不能自鳴是使歷代知其必鳴之稀以至爨入鼎下枯折空山而不聞者非一也今人明明以聲耳耳且惑況槁木無朕而責其必無惑邪予於此見沈氏子之審音也之運斲也俱與神遇懼異日斯琴流于人間為他者亂類則沈氏之道為委土矣故志之

衛公故物記

韋端符

三年冬端符於三原令座中揖其羣官有客曰某丞李謂端符曰是衛公之胄也其家傳賜書與他服器十餘物者訖譔端符即丞居爲客謁丞延入就次端符因跪請曰藉君僕射公之嗣固願見僕射公之烈之多其事辭雖文記或闕畧具天下耳否矣聞君世傳文帝詔與公服物者願得以觀丞慘慘曰諾即其家傴僂躍步奉賜書一函他物一器出發視有玉帶一首末爲玉十有

三方者七挫两隅者六每綴環焉爲附而固者以金丞曰傳云環者列佩用也玉之粹者若含怡然澤者若涣釋然公擒蕭銑時高祖所賜于闐獻三帶其一也素錦袍一其襟袂促小裁制絶巧密光爛爛如波旁出紫文綾襖一促製小袖如袍其爲文林樹於上其下有馳馬射者又雜爲狻猊虎貙槖馳者靴袴一往来爲鉤屬鎖劍文疑非華人所爲也自始傳于今莫能名其物象笏一差狹不類今笏者佩筆一竒木爲管韜刻飾以金别

為金環以限難其間韜者火鏡二大觽一小觽一筆囊二椰盂一蓋常佩於玉帶環者十三物亡其五有存者八大帝為兒時與公子某年上下文帝命居宮中侍吾兒戲即賜以皇子服物黄綾袍皆為龍鸞文素錦襖綷五采為花若鳥者素錦半袖小狗皆緻巧功良今工之為不能也文帝賜書二十通多言征討事厚勞苦信必親詔者數四其一曰有晝夜視公病大老嫗令一人來威賞而已其兵事節度皆付公吾不從中理也暨公疾

吾欲熟知公起居狀丞曰權文公視此詔常泣曰君臣之際乃如是邪端符既畢觀中若有物擊惻其心者於玉帶見遠方致物而上不專有以賜有功也於文錦衆物見其時之工志功不忘靡也於賜公子以皇子衣服見視臣如友而游闕也於詔征討見擇將材付將職也上嘗不曲制其事旁他可動哉於公閒公疾見上荅憫公如家人之視子姓也公之勞烈如是其大固有以感之獨推期運吾不信也丞曰子觀吾故物異他人之觀

一似動色隱心者於霜露變時每閲省是物人雅謂子工文辭幸為記吾得覩以慰吾慕思也故曰記衛公故物

養竹記　　白居易

竹似賢何哉竹本固固以樹德君子見其本則思善建不拔者竹性直直以立身君子見其性則思中立不倚者竹心空空以體道君子見其心則思應用虚受者竹節貞貞以立志君子見其節則思砥礪名行夷險一致

者夫如是故君子人多樹之為庭實焉貞元十九年春居易以拔萃選及第授校書郎始於長安求假居處得常樂里故關相國私第之東亭而處之明日履及于亭之東南隅見叢竹於斯枝葉殄瘁無聲無色詢乎關氏之老則曰此相國之手植者自相國捐館他人假居緣是筐篚者斬焉篲帚者刈焉刑餘之材長無尋焉數無百焉又有凡草木雜生其中菶茸薈蔚有無竹之心焉居易惜其嘗經長者之手而見賤俗人之目翦棄若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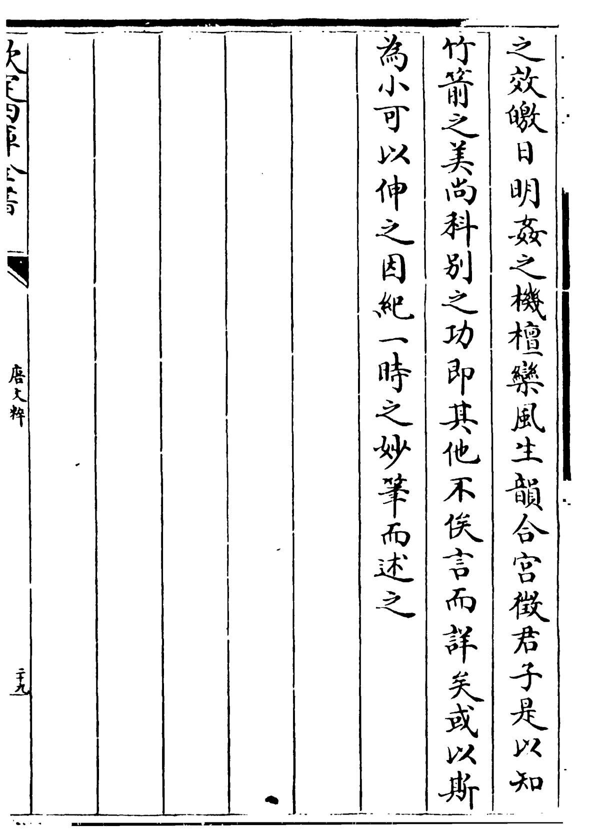
本性猶存乃芟翳奮除糞壤疏其間封其下不終日而
畢於是日出有清陰風来有清聲依依然欣欣然若有
情於感遇也嗟乎竹植物也於人何有哉以其有似於
賢而人猶愛惜之封植之況其真賢者乎然則竹之於
草木猶賢之於衆庶嗚呼竹不能自異惟人異之賢不
能自異惟用賢者異之故作養竹記書于亭之壁以貽
其後之居斯者亦欲以聞於今之用賢者云

剕竹記 音果割也 出玉篇

劉寬夫

左史院近宸居之正地直日華之東偏俗塵不飛人意
自遠閟邃幽閒似非官曹有竹一叢翠接階所其虚中
絜外之操蔭座祛煩之能紫微郎高公嘗賦之固已備
盡然而歲月滋久蔓衍浸淫大小相依高下叢茂俾日
光不透陰氣常凝暝色為之早來陽春為之减煦四序
不正一庭常昏蚊𧈭曹飛雀鷇自遂被圖散帙覼覽不
快二年冬侍軒之暇載筆之餘偶步庭除病其蔽翳因
命斤斧将治其蕪沈吟即時乃用申誡且謂其徒曰礪

爾器用端爾瞻視謹爾操執慎爾區分其有質微而冪
環茅尊者去之從風而不能自正者去之大而倚者去
之聚而曲者去之竅而不能備笙篁之用者去之挺而
不能棲鸞鳳者去之其有羣居不亂獨立自持振風發
屋不為之傾大旱乾物不為之瘁堅可以配松栢勁可
以凌雪霜密可以泊晴煙踈可以漏宵月嬋娟可翫勁
挺不回者爾其保之既而芟翦畢功繁蕪立盡去者存
者邪正乃分不浹旬扶踈一林歷歷可見有清風滌慮



之效皦日明姦之機檀欒風生韻合宮徵君子是以知竹箭之美尚科別之功即其他不俟言而詳矣或以斯為小可以伸之因紀一時之妙筆而述之

唐文粹卷七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唐文粹卷七十八

宋 姚鉉 編

箴誡銘總四十一首

箴二十五

大寳箴張藴古

丹扆箴六首并序李德裕

瑞箴孫朴

兵箴　梁肅

太倉箴　李商隱

獄箴　張說

縣令箴　古之奇

縣令箴　元結

五箴并序　韓愈

動靜二箴　皮日休

口箴　姚元崇

視聽箴 沈顔

自箴 元結

行己箴 李翺

暗室箴 歐陽詹

誡八

二誡并序 柳宗元

冰壺誡 姚元崇

執秤誡

藏劍銘　潘存實

座右銘　白居易

猩猩銘　裴炎

大寶箴　張蘊古

今來古往俯察仰觀惟辟作福惟君實難主普天之下處王公之上任土貢其所求具寮陳其所倡是故恐懼之心日弛邪僻之情轉放豈知事起乎所忽禍生乎無妄固以聖人受命拯溺亨屯歸罪於己因心於民大明

無私照至公無私親故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禮以禁其奢樂以防其佚左言而右事出警而入蹕四時調其慘舒三光同其得失故身為之度而聲為之律勿謂無知居高聽卑勿謂何害積小就大樂不可極樂極生哀欲不可縱縱欲成災壯九重於內所居不過容膝彼昏不知瑶其臺而瓊其室羅八珍於前所食不過適口唯狂罔念丘其糟而池其酒勿內荒於色勿外荒於禽勿貴難得貨勿聽亡國音內荒伐人性外荒蕩

人心難得之貨侈亡國之音淫勿謂我尊而傲賢慢士勿謂我智而拒諫矜己聞之夏后據饋頻起亦有魏帝牽裾不止安彼反側如春陽秋露巍巍蕩蕩恢漢高大度撫兹庶事如履薄臨深戰戰慄慄用周文小心詩之不識不知書之無偏無黨一彼此於胷臆捐好惡於心想衆棄而後加刑衆悅而後行賞弱其强而治其亂伸其屈而直其枉故曰如衡如石不定物以限物之懸者輕重自見如水如鏡不示物以情物之鑒者妍蚩自生

勿渾渾而濁勿皎皎而清勿汶汶而闇勿察察而明雖冕旒蔽目而視於未形雖黈纊塞耳而聽於無聲縱心乎湛然之域遊神於至道之精扣之者應洪纖而效響酌之者隨深淺而皆盈故曰天之經地之寧王之貞四時不言而代序萬物無言而化成豈知帝力而天下和平吾王撥亂戡以智力民懼其威未懷其德我皇撫運扇以淳風民懷其始未保其終爰述金鏡窮神盡聖使人以心應言以行包括治體抑揚詞令天下為公一人

有慶開羅起柷援琴命詩一日二日念兹在兹惟人所

召自天祐之諍臣司直敢告前疑

丹扆箴六首并序　李德裕

臣聞詩云心乎愛矣遐不謂矣此古之賢人所以篤於事君者也夫跡疎而言親者危地遠而意忠者忤然臣竊念拔自先聖偏荷寵光若不愛君以忠則是上負靈鑒臣頃事先朝屬多陰沴嘗著大明賦以諷頗蒙先朝嘉納臣今日盡節明主亦由是心昔張敞之守遠郡梅

福之在邇微尚竭誠盡䙡不避尤悔況臣嘗學舊史頗
知箴諷雖在疏遠猶思獻替謹稽首上丹扆六箴具列
於後仰塵睿覽伏積兢惶

宵衣箴

先王聽政昧爽以俟雞鳴既盈日出而視伯禹大聖寸
陰為貴光武至仁反仄不忌無俾姜后獨去簪珥彤管
記言克念前志

正服箴

聖人作服法象可觀雖在宴游尚不懷安汲黯莊色能正不冠楊阜慨然亦譏縹紈四時所御各有其官非此勿服惟僻為難

罷獻箴

漢文罷獻詔還騄駬鑾輅徐驅馬用千里厥後令王亦能恭己翟裘既焚筒布則毀道德為麗慈儉為美不過天道斯為至理

納誨箴

惟后納誨以求厥中從善如流乃能成功漢鶩沈酒榮白浮鍾魏叡侈伏淩霄作宮忠雖不忤而善不從以規為瑱是謂塞聰

辨邪箴

居上處深在察微萌雖有讒慝不能蔽明漢之孝昭睿過周成上書知詐照姦得情燕蓋既折王猷洽平百代之後乃流淑聲

防微箴

天子之孝敬遵王度安必思危乃無遺慮亂臣猖獗非可遽數玄服莫辨觸瑟始仆栢谷微行豺豕塞路覘貌獻飧斯可戒懼

手詔答曰上雖不能盡用德裕之言而特命翰林學士韋處厚殷勤草詔還答亦可謂獎善納忠至矣

卿文雅大臣方隅重寄表率諸部肅清全吳化洽行春風澄坐嘯眷言善政想歎在懷卿之宗門累著聲績冠內庭者兩代襲侯伯者六朝果能激愛君之誠喻詩人

之旨在遠而不忘忠告諷上而常深慮微博我以端躬約余以循禮三復規諫累夕稱嗟致之座隅用比韋弦之益銘諸心腑何啻藥石之功卿既已投誠朕每懷開諫茍有過舉無忘密陳山川既邈眷矚何已必當勉己以副深誠

瑞箴　孫朴

國之將興妖不足憑國之將亡瑞不足良四靈之長莫極於龍夏德將衰皆降雌雄桑穀生朝殷道復昌麟出

豈妖孔氏云亡周公相周越裳獻雉安漢相漢越裳復至白魚躍舟鸑鷟鳴岐殷人聚喜周人聚悲素靈夜哭五星聚緯秦謂之妖漢謂之瑞彼瑞此妖顛倒如是妖至而防瑞至而狂恃物滅德未或不亡我作此箴助獻哲王

兵箴　　梁肅

皇道無名帝治有征故效天殺作為五兵曰王及霸功濟天下威實助德伐乃除禍逐鹿于原戰龍在野大寶

䶇虒非兵孰可動如決河靜逾滅火蒼蒼萬姓懸命在我所行者師所統者德功本乎義不本乎力順之曰聖逆之曰賊成敗存亡鮮不是則衆不足恃勝不足保武王一戎奄有九有紂之百克其卒無後故長民者無曰我强莫予敢亢尋邑百萬覆乎昆陽無曰我大莫予敢制陳吳攘袂嬴氏大潰武不可黷黷則必窮兵不可廢廢則終凶故曰天下雖平忘兵則危不教民戰是謂棄之齊桓矜衆九國以離徐偃仁義本邦亦顛傳美止戈

易稱以律古之睿智神武不殺治亂之機繫於杪忽壯直且順孰云我過旅臣斯箴敢告執鉞

太倉箴　李商隱

險哉太倉險若太行彼懸車束馬爲陟高岡此禍胎怨府起自斗量無小無大不可不防澄波萬頃不廢汪汪火烈人畏不廢剛腸曷若寬猛處于中央泉穀之地勿言容易貪夫徇財有死無二御黠馬銜不得不利下或諛我過人之聰是人甘言將欲相聾下或誇我秋毫必

睹是人甘言將欲相訾長如欲戰莫捨强弩長如獲禽莫忘縛虎衆人之言有訛有真如彼五味有甘有辛口自嘗取無信他人天生五色有白有黒目自别取無爲人惑而况乎九門崇崇近在牆東天視天聽惟明惟聰問龠合斗斛何以用銅取寒暑暴露不改其容亦象君子介然居中終日戰慄猶懼或失銜用何利鍛之以清虎用何縛接之以明弩用何射發之以誠俾後來居上無由以生有餘不足無由以爭心爲準槩何憂乎不直

不平各敬爾職一迴心力倉中水外人焉勿食陶毋反
魚以之歎息豈無他粟豈無他芻慧苡似珠不可不虞
倉中役夫千逕萬途桀黠為炭畦町為罏應事成象無
有定模緣私指使慎勿以呼賓朋姻婭或來譙詬倉中
酒醴慎勿以貫海翁無機鷗故不飛海翁易慮鷗乃飛
去夫是以聖人從微至著不遺忠恕借借貸貸此門先
塞須防蒼蠅變白作黑嗚呼孰慮孰圖昔在漢家倉令
淳于致令少女上訴無辜陷身至是不亦悲乎敢告君

于身可殺道不可渝

獄箴　張說

官有決曹掌茲法獄匪惟議罪亦以防欲所貴仁恕非矜窘束吏苟吹毛人安措足古之為主是戒是勗茫茫率土蠢蠢羣生賢愚中雜真偽相傾若魚之駭如鳥之驚不能無犯宜持以平或大或小時重時輕無以快志期于得情孰曰非重國之政令孰曰非輕人之性命虐則招咎寬則納慶宜慎宜恤可畏可敬為獄則固為牢

則幽晨嚴管鑰夜密更籌寂寂圜土纍纍縲囚求食搖尾見吏垂頭自昔立名此為非所逼隘狹室欹傾漏宇冬有祁寒夏多隆暑焉可失入焉可安處勿謂無妨勿謂無傷匹婦含怨三年亢陽匹夫結憤六月飛霜可以安危可以興亡敢告司憲無輕國章

縣令箴　古之奇

咨爾多士各司厥官政不欲猛刑不欲寬寬則人慢猛則人殘寬則不濟猛則不安小惡無為消流成池片言

可用毫末將拱禍既有胎德豈無種鏡不自照衹能鑑物人不自知從諫勿咈慾不可縱貨不可黷黷貨生災慾縱禍速勿輕小人蜂蠆有毒勿輕小道大車可覆勿謂剛可長長剛者亡無謂柔可履履柔者恥剛強有時柔弱有宜時宜克念顧在深思不恕而明不如不明不通而清不如不清無為惡行無逆善名保此中道無成不成過容蔵士冀中同聲如山之重如水之清如石之堅如松之貞如劍之利如鏡之明如弦之直如秤之平

縣令箴　元結

古今所貴有土之官當其選授何嘗不難為其動靜是人禍福為其噓噏作人寒燠煩則人怨猛則人懼勿以賞罰因其喜怒太寬則慢豈能行令太簡則踈難與為政既明且斷直焉無情清而且惠果然必行或曰問由上官事不自我辭讓而去有何不可誰欲字人贈君此箴豈獨書紳可以銘心

五箴并序　韓愈

人患不知其過既知之不能改無勇也予生三十有八年髮之短者日益白齒之摇者日益脱聰明不及於前時道德日負於初心其不至於君子而卒為小人也昭昭矣作五箴以訟其惡云

游箴

于少之時將求多能蚤夜以孜孜于今之時既飽而嬉蚤夜以無為嗚呼予乎其無知乎君子之棄而小人之歸乎

言箴

不知言之人烏可與言知言之人默焉而其意已傳幕中之辯人反以汝為叛臺中之評人反以汝為傾汝不懲邪而呶呶以害其生邪

行箴

行與義乖言與法違後雖無害汝可以悔行也無邪言也無頗死而不死汝悔而何宜悔而休汝惡曷瘳宜休而悔汝善安在悔不可追悔不可為思而斯得汝則弗

思

好惡箴

無悖而好不覩其道無悖而惡不詳其故前之所好今見其尤從也為比捨也為讎前之所惡今見其臧從也為愧捨也為狂維讎維比維狂維愧於身不祥於德不義不義不祥維惡之大幾如是為而不顛沛齒之尚少庸有不思今其老矣不慎胡為

知名箴

內不足者急於人知沛焉有餘厥聞四馳今日告汝知名之法勿病無聞病其嗌嗌昔者子路惟恐有聞赫然千載德譽愈尊矜汝文章負汝言語衆人不能掩以自取汝非其父汝非其師不請而教誰云不欺欺以貫憎掩以媒怨汝曾不寤以及於難小人在辱亦克知悔及其既寧終莫能戒既出汝心又銘汝前汝如不顧辱則宜然

動箴　皮日休

動生於欲行生於為欲則不妄為則不疑吾道未喪于何不知勿生季世有爵必危勿居亂國有祿必尸住無市怨去無取嗤跡無露顯名無求知聲無取猜譽無致疑坦道如砥履過蒺藜四海如家去劇檠維日慎一日念兹在兹

靜箴

冥冥默默惟道之域處不違仁居無悖德勿欺孩孺衣冠失則勿慢皂隸語言成隙深山雖樂豺狼罔極深林

雖安陋蝸爾蟄居不必野惟性之寂止不必廣惟心之適勿傲乎名要乎聘帛勿矯乎節取乎祿食躬雖已安若敵鋒鏑味雖已甘若含氷蘗成吾高風惟靜之力

口箴　　姚元崇

君子欲訥吉人寡辭利口作戒長舌為詩斯言不善千里違之勿謂可復駟馬難追惟靜惟默澄神之極去甚去泰居物之外多言多失多事多害聲繁則淫音希則大室本無暗垣亦有耳何言者天成蹊者李似不能言為

世所尊言不出口冠時之首無掉爾舌以速爾咎無易爾言亦孔之醜敬之慎之可大可久敬之伊何三命而走慎之伊何三緘其口勗哉夫子行矣勉旃書之屋壁以代韋弦

視聽箴

沈顔

人一其視而不一其明故目有時盲人一其聽而不一其聰故耳有時聾蓋目之盲由物亂其睛耳之聾由聲惑其聰且玉者咸知其玉也石者咸知其石也碔砆亂

焉宫者咸知其宫也商者咸知其商也而鄭衛惑焉夫人者孰欲棄真而取僞背正而歸邪諒視不詳而聽不審耳俾視不詳而聽不審者豈不以碔砆鄭衛之故乎吁天下之大萬物之衆其亂目惑耳者非特碔砆鄭衛而已則知非聖賢其不惑於視聽者稀矣

自箴 元結

有時士教元子顯身之道曰于時不爭無以顯榮與世不佞終身自病君欲求權須曲須圓君欲求位須姦須

媚不能此此為窮賤勿辭元子對曰不能此為乃吾之心反君此言作我自箴與時仁讓人不汝上處世清介人不汝害汝若全德必忠必直汝若全行必方必正終身如此可謂君子

行己箴　　李翺

人之愛我我度于義義則為朋否則為利人之惡我我思其由過寧不改否又何仇仇實生怨利實害德我如不思乃陷于惑内省不足愧形于顔中心無他曷畏多言唯咎

在躬若市于戮慢謔自他匪汝之辱昔者君子惟禮是持自小及大曷莫從斯苟遠于此其何不為事之在人昧者亦知遷焉及已則莫之思造次不戒禍焉可期書之在側以作我師

暗室箴　　歐陽詹

夫行以檢身非以為人無淫無佚其處宜一孜孜碩人冥冥暗室罔縱爾神罔輕爾質遠茲小惡念彼元吉勿謂傍帷上蓋天鑒無外勿謂後掩前扃神在無形天不

長慝神實正直神怒天誅未始有極昔者趙盾假寐矜莊天迴厥害鉏麑已亡又有苻堅竊為制度神敗其類蒼蠅以呼天窺神窺人無不知神怒天怒身無所隱澗松抱節幽蘭以薰歲寒不變無人亦芬草木猶爾人其昌云戒慎乎其所不見恐懼乎其所不聞先師有言敢告夫君

三戒 并序

柳宗元

吾恒惡世之人不知推己之本而乘物以逞或依世以干

非其類出技以怒強竊時以肆暴然卒迨于禍有容談麋驢鼠三物似其事作三戒

臨江之麋

臨江之人畋得麋麑畜之入門羣犬垂涎揚尾皆來其人怒怛之自是日抱就犬者習示之使勿動稍使與之戲積久犬皆如人意麋麑稍大忘已之麋也以為犬良我友抵觸偃仆益狎犬畏主人與之俯仰甚善然時啖其舌三年麋出門外見外犬在道甚衆走欲與為戲

外犬見而喜且怒共殺食之狼藉道上麋至死終不悟

黔之驢

黔無驢有好事者船載以入至則無可用放之山下虎見之尨然大物也以為神蔽林間窺之稍出近之慭慭然莫相知他日驢一鳴虎大駭遠遁以為且噬已也甚恐然往来視之覺無異能者益習其聲又近出前後終不敢搏稍近益狎蕩倚衝冒驢不勝怒蹄之虎因喜計之曰技止此耳跳踉大㘚斷其喉盡其肉乃去噫形之

尨也類有德聲之宏也類有能向不出其技虎雖猛
疑畏卒不敢取今若是焉悲夫

永某氏之鼠

永有某氏者畏日拘忌特甚以為已生歲直子鼠子神
也因愛鼠不畜猫犬禁僮勿擊鼠倉廪庖厨悉以恣鼠
不問由是鼠相告皆来某氏飽食而無禍某氏室無完
器椸無完衣飲食大率鼠之餘也晝纍纍與人並行夜
則竊齧鬬暴其聲萬狀不可以寢終不厭數歲某氏徙

居他州後人來居鼠為態如故其人曰是陰類惡物也盜暴尤甚且何以至是乎哉假五六猫闔門撤瓦灌穴購僮羅捕之殺鼠如邱棄之隱處臭數月乃已嗚呼彼以其飽食無禍為可恒也哉

冰壺誡并序　　姚元崇

冰壺者清絜之至也君子對之不忘乎清夫洞澈無瑕澄空見底當官明白者有類是乎故內懷冰清外涵玉潤此君子冰壺之德也

玉本無瑕冰亦至絜方圓相映表裏皆澈喻彼貞廉能守其節凡今之人就列稱臣當官以割剥為務在上以財賄為親豈異夫豕之有齒以焚其身魚之貪餌必懸其鱗故君子讓榮不憂辭滿為珍以備其德以全其真與其濁富寧比清貧吳隱酌泉罷恭致水席皮洗幘緼袍空裹雖闕畏人知而所知遠矣嗟爾在位祿厚闕尊固當聳廉勤之節闕競之門氷壺是對灼戒猶存以此清白遺其子孫

執秤誡 并序

秤者衡衡天下之平也君子執之以平其心夫衡在天以齊七政在人以均萬物稱物平施為政以公毫釐不差輕重必得是執秤衡之理也

聖人為衡四方取則志守公平體兼正直用於天官銓綜斯得行於里閈紛競以息故南西以對左右以持秤物低昂不差毫釐使錙銖不惑輕重無疑智不能矯愚不能欺存信去詐以公滅私無偏無黨君子似之法者

天下公器官者庶人之師其身既正不令而行在下無怨唯上之平故曰上之所仰人皆其向我之所敎人皆其效心苟至公人將大同心能執一政乃無失嗟爾多士欽哉勉旃庶以覩則同夫佩弦

執鏡誡 并序

執鏡取其明也夫內涵虛心外分朗鑒物不可以匿詐體無得以逃形是以野鹿窺而懋山雞對而舞故君子是繪是畫置之座隅蓋將照姦回之心絕險詖之路也

詩曰我心匪鑒不可以茹亦其理焉

秦樓明鏡鑒有餘暉色自凝曉光能洞微飭以鞶組匣以珠璣龍遶池卧烏臨月飛傍入四鄰中延萬象濟物攸博利人斯廣握在帝心則宇宙融朗懸諸詮目則魑魅瞻仰且明不匿瑕君子是嘉不疲屢照君子是效嗟爾在職為代作則刑不可濫政不可賊凡今之人鮮務為德紛綸諂媚汩没忠直當須如鏡之明斷可以平如鏡之絜斷可以決敢告後來無忝前哲

守戒　　韓愈

詩曰大邦維翰書曰以藩王室諸侯之於天子不惟守土地奉職貢而已固將有以翰藩之也今人有宅於山者知猛獸之為害則必高其柴援而外施陷穽以待之宅於都者知穿窬之為盜則必峻其垣牆而內固扃鐍以防之此野人鄙夫之所及非有過人之智而後能也今之通都大邑介於倔強之間而不知為之備豈不惑與野人鄙夫能之而王公大人反不能焉豈材力有所

不足歟盖以為不足為耳天下之禍莫大於不足為材力不足者次之不足為者敵至而不知材力不足者先事而思則其於禍也有間矣彼之倔强者帶甲荷戈不知其多少其縣地則千里與我壤地相錯無有邱陵江河洞庭孟門之關其間又自知其不得與天下齒朝夕舉踵引頸冀天下之有事以乘吾之便此其暴於猛獸穿窬也甚矣嗚呼胡知而不為之備乎哉賁育之不戒童子之不抗魯雞之不期蜀雞之不支今夫鹿之於豹

非不巍然大矣然而卒爲之禽者爪牙之材不同猛怯之資殊也曰然則如何而備之曰在得人

敵戒　　柳宗元

皆知敵之仇而不知爲益之尤皆知敵之害而不知爲利之大秦有六國兢兢以强六國既除訑訑乃亡晉敗楚鄢范文爲患厲之不圖舉國造怨孟孫惡臧孟死臧恤藥石去矣吾亡無日智能知之猶卒以危矧今之人曾不是思敵存而懼敵去而舞廢備自盈祇益爲瘉敵

存滅禍敵去名過有能知此道大名揺懲病克壽矜莊死暴縱欲不戒匪愚伊耄我作戒詩思者無咎

幾銘　　　　　　　　　　　　　　　權德輿

大和熙熙酌而用之旁魄變化皆生乎幾上合乾道萬物陰隲下為人紀百工咸秩游泳虛無合體渾區乃卷乃舒與摩有俱沖用為工方寸為爐周行不殆造物何倬一以制動寡以理衆或行其道或藏其用盤桓利貞得時大行燮贊財成粲然文明舒亘八極藏之無形山

川出雲元氣冥冥故曰知幾其神孔父周文去聖遠矣時無其人見幾而作造形斯悟遽生可卷顔子殆庶物知至至節宣好惡無愆五事無汨百度靜之如淵運之如環得喪糾纏相望其間不見其眹莫知其然審而用之吾道常全

門銘　　盧仝

食殘姦酗狡佞許恨身之八殺皆惠恃已狎不肖如賢才命之闕孽有是有此余敢辭無是無此余之師一日

不見余心思思其人懼其人其交其難敢吿于門

二銘 并序　　羅衮

黄帝作巾几之法孔甲有盤盂之戒太公陳觴鏡之銘所以昭成敗而防遺闕也衮不敢追跡聖賢輒取枕杖二物而為之銘亦古之賤士不忘君臣之分也

枕銘

或枕或欹有安有危勿邪其思

杖銘

身之疲杖以扶之國之危賢以圖之

櫛銘　盧仝

人之有髮兮旦旦思理有身兮有心兮胡不如是

藏劒銘　潘存實

曾得劒匣而不持或怪之乃荅曰直不可媚善不可害仁不可暴茍好是則利不在鋒鋩矣遂為銘曰

龍入泉星上天雄雄神器蓄在人間於戚動不仁静不德雖百錬之鋼於愛身也奚力

座右銘

白居易

崔子玉座右銘予竊慕之雖未能盡行常書屋壁然其間似有未盡者因續為座右銘

勿慕貴與富勿憂賤與貧自問道何如貴賤安足云聞毀勿慼慼聞譽勿欣欣自顧行何如毀譽安足論無以意傲物以遠辱於人無以色求事以自重其身遊與邪分岐居與正為鄰於中有取捨此外無疎親修外以及内靜養和與真養内不遺外動率義與仁千里始足下

高山起微塵吾道亦如此行之貴日新不敢規他人聊自書諸紳終身且自勗身没貽後昆後昆苟反是非我之子孫

猩猩銘并序　　裴炎

酈元長水經注云武平封谿縣有獸曰猩猩猨形人面顔容闕　學人語若與交言聞者無不欷歔其肉食之窮年無猒可以辟穀淮南子曰猩猩知往而不知来謂知人家往事及祖父名位阮汧云曾使封谿見邑人云

猩猩在山谷行常有數百為羣里人以酒幷糟設於路側又愛著屐里人織草為屐更相連結猩猩見酒及屐知里人設張則知張者祖先姓字及呼名罵云奴欲張我捨爾而去復自再三相謂曰試共嘗酒及飲其味逮乎醉因取屐而著之乃為人之所擒皆獲輒無遺者遂置檻中隨其所欲而飲之將烹里人索其肥者乃自推托泣而遣之左太冲吳都賦曰猩猩啼而就烹里人以餉封谿令曰何物曰猩猩惟與酒煎之以屐可以就擒

爾西國胡人取其血染毳罽色鮮不黯或曰若刺其血

問之爾與我幾許猩猩曰二升果足其數若加之鞭捶

而問之則隨所加而得至於一斗弗如此未肯頓輸張

薦孝廉好古之士於筍中出此圖相示賓客客覽之曰

悲哉此獸何其愚也有僧去塵在座謂諸賓客曰彼

獸也夫何足云竊見人而似之曾無悟矣四座引而問

之曰夫財色名利溺人也𭓕若猩猩好酒乎爵賞祿位

羇人也𭓕若猩猩愛屐乎饕餮致禍飾辭覬免者𭓕若

猩猩推肥乎蘊利生孽死而無悔者㫖若猩猩含血乎子奚獨悲此諸賓矍然改容而歎曰大哉高人之言也豈趨世利汩没名務者之所聞乎敬篆斯言以為座右銘其銘曰

爾形惟獸爾面惟人言不忝面智不踰身淮陰佐漢李斯相秦㫖若萁山以全吾真

唐文粹卷七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唐文粹卷七十九 八十

詳校官庶吉士臣謝恭銘

助教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主事臣陳文樞

謄錄監生臣黃臣鵠

唐文粹卷七十九

宋 姚鉉 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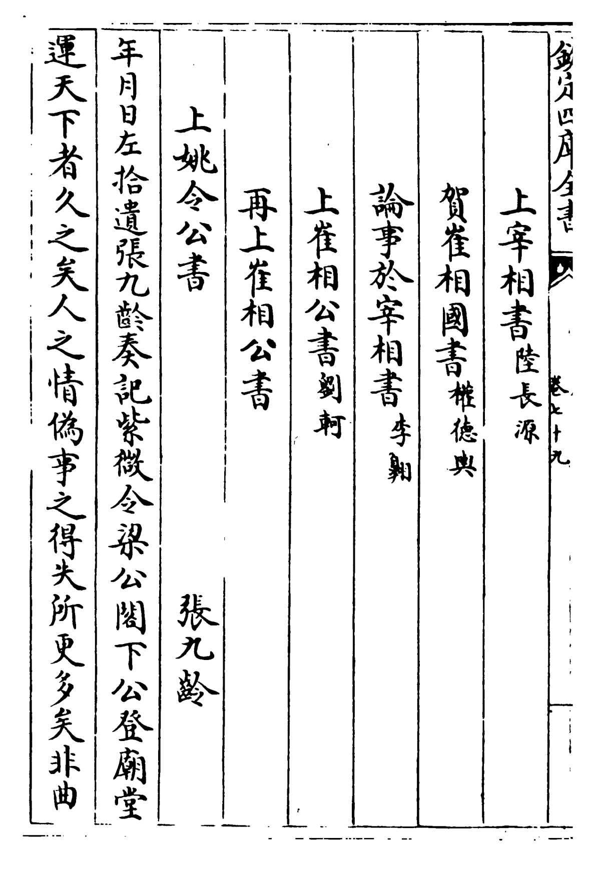
書一 總八首

論政

上姚令公書 張九齡

荅張九齡書 姚元崇

謝杜相公論房杜二相書 柳冕



上宰相書　陸長源

賀崔相國書　權德輿

論事於宰相書　李翺

上崔相公書　劉軻

再上崔相公書

上姚令公書　張九齡

年月日左拾遺張九齡奏記紫微令梁公閣下公登廟堂運天下者久之矣人之情偽事之得失所更多矣非曲

學之說小子之慮所能損益亦已明矣然而意有不盡
未可息區區之懷或以見容亦猶用九九之術以此道
也忍棄之乎今君侯秉天下之鈞為聖朝之佐大見信
用渴日太平千載一時胡可遇也而君侯既遇非常之
主已踐難得之機加以明若鏡中運如掌上有形必察
無往不臻朝暮義軒之時何云伊呂而已際會易失功
業雖成而舉朝之衆傾心前弊未盡往往擬議愚用惜
焉何者任人當才為政大體與之共理無出此途而果

之用才非無知人之鑒其所以失溺在緣情之舉夫見勢則附俗人之所能也與不妄受志士之所難也君侯察其茍附及不輕受就而厚之因而用之則禽息之首為知已而必碎豫讓之身感國士而能漆至於合如市道廉公之門客虛盈勢比雀羅廷尉之交情貴賤初則許之以死殉體面俱柔終乃背之而飽飛身名已遂小人恒態不可不察自君侯職相國之重持用人之權而淺中弱植之徒已延頸企踵而至諂親戚以求譽媚賓

容以取容情結笑言談生羽翼萬事至廣千變難知其間豈不有才所失在於無恥君俟或棄其所短收其所長人且不知深旨之若斯便謂盡私於此輩其有議者則曰不識宰相無以得遷不因交遊無以求售明主在上君俟為相安得此言由出其口所以為君俟至惜具人可誠感難可戶說為君俟之計謝媒介之徒即雖有所長一皆阻抑專謀選衆之舉息彼訕上之尖禍生有胎亦不可忽嗚呼古人有言禦寒莫若重裘止謗莫如

自修修之至極何謗不息勿曰無害其禍將大夫長才廣度珠潛璧匿無先容以求達雖後時而自安今豈無之何近何遠但問於其類人焉廋哉雖不識之有何不可是知女不私人可以為婦矣士不茍進可以為臣矣此君侯之度內耳安用小人之說為固知山藏海納言之無咎下情上通氣用和洽是以不敢默而已已也願無以人故而廢其言以傷君侯之明此至願也幸甚幸甚

荅張九齡書

姚元崇

忽辱牋翰喜慰攸集退惟自省慙懼亦深實智力之所不逮也宜朝廷之所見責也僕本凡近之材素非經濟之具叨忝過聽謬曆朝委自少及長從微至著惟以直道為業匪以曲路期通歷官三朝年逾一紀凡所稱薦罕避嫌疑實有祁奚之舉非無許允之對則天之世已被流言行之有恒久而自辯近蒙奬擢倍勵駑庸每以推賢進士為務欲使公卿大夫稱職豈楊橋之或用及

觧狐之可為而悠悠之徒未足矜察嗷嗷之口欲以中傷上恃天聦俯仗神道既不得奉身而退但知信心而前然顧無隱慝亦死為明矣猥惟不敏敬承厥休特當座銘永為身寳元崇頓首

謝杜相公論房杜二相書　　柳晃

晃再拜上書相公閣下昨得蔣起居書伏承相公以晃論房杜二相書幷荅江西刑政論共四本以付史館晃愓然自失懼辱相公之厚意遂取舊本删改數處愧無

運斤之妙徒有傷手之責謹隨狀獻上退而自慙去年
又續奉相公手疏以國家承文弊之後房杜為相不能
反之於質誠如高論又以文章承徐庾之弊不能反之
於古愚以為不然故追而論之以獻左右且今之文章
與古之文章立意異矣何則古之作者因治亂而感哀
樂因哀樂而為詠歌因詠歌而成比興故大雅作則王
道盛矣小雅作則王道缺矣雅變風則王道衰矣詩不
作則王澤竭矣至於屈宋哀而以思流而不反皆亡國

之音也至於西漢揚馬已降置其威明之代而習亡國之音所失豈不大哉然而武帝聞子虛之賦歎曰嗟乎朕不得與此人同時故武帝好神仙相如為大人賦以諷上讀之飄飄然反有凌雲之志子雲非之曰諷則諷矣吾恐不免於勸也子雲知之不能行之於是風雅之文變為形似比興之體變為飛動禮義之情變為物色詩之六義盡矣何則屈宋唱之兩漢扇之魏晉江左隨波而不反矣故蕭曹雖賢不能變淫麗之體二荀雖威

不能變聲色之詞房杜雖明不能變齊梁之弊是則風

俗好尚繫在時王不在人臣明矣故文章之道不根教

化別是一技耳當時君子恥為文人語曰德成而上藝

成而下文章技藝之流也故夫子末之是以四楊荀陳

以德行經術名震海内門生受業皆一時英俊而文章

之士不得行束脩之禮非夫兩漢近古由有三代之風

乎惜也繫士風而不本于王化至若荀孟賈生明先王之

道盡天人之際意不在文而文自隨之此真君子之文

也然荀孟之學困於儒墨賈生之才廢於絳灌道可以濟天下而莫能行之文可以變風雅而不能振之是天下皆感不可以一人正之令風俗移人久矣文雅不振甚矣苟以此罪之即蕭曹輩皆罪人也豈獨房杜乎相公如變其文即先變其俗文章風俗其弊一也變之之術在教其心使人日用而不自知也伏惟尊經術卑文士經術尊則教化美教化美則文章盛文章盛則王道興此二者在聖君行之而已晃再拜

上宰相書

陸長源

月日太中大夫守汝州刺史兼御史中丞本州防禦使陸長源謹奉書相公閣下相公以命世之略應佐時之器發文苑之鴻猷繼台庭之盛業聖上傾心以待相公之啓沃天下側耳以待相公之政理豈得與房杜異日而不與蘇宋同年哉某比在朝廷接君子之步武聽哲人之語言區區之誠願盡於此今上聰明英武自漢魏已來賢君哲后未有如今上者自臨極已來宰相未有

如房杜蘇宋者何偶聖之有期而得賢之無路蓋有此也夫誠人之失亦由端其躬而後求影之直故宰相者尊生人之本稽政化之源正辭以固之平氣以待之物有其官官得其人則提綱而綱目張振領而毛裘舉至如移制度評軍國事關社稷者斯在宸衷猶望宰相自古況今猷可替否其餘朝廷之常典羣司之閑務弛張由於下筆指顧在於一言使政歸常典理革前弊和氣浹於下清風穆於上自然宰輔之事行弼諧之義暢何

必捨其易而攻其難犯龍鱗之不測蹈虎尾而莫顧哉

其宰相之寄也在於用賢賢不濫而人自理次於秉政

政不撓而國自安用賢者除改是也秉政者賞罰是也

其用賢也絕黨與捨憎嫉使韋弦各施輪轅適用頃者

之用人也聲利以撓其心愛惡而昏其識以枉為直破

觚為圓除改出於門庭賞罰隨其情欲求道行事舉其

可得乎且尚書六司天下之理本兵部無戎帳戶部無

版圖虞水不管山川金倉不司錢穀光祿不供酒衛尉

不供幕秘書不校勘著作不修撰官曹虛設祿俸枉請計考者假而為資養贅者藉而為地一隅如是諸司悉然欲求網目張裘毛舉其可得乎此宰相之職也且棟傾者正之則屋無壓焉之懼疾甚者攻之則人無祲沴之患正傾在於良匠攻疾在於良醫故政化失諫臣得抗疏以論之敗累興憲官得持法而繩之諫臣須謇謇匪躬之士憲官須孜孜嫉惡之人今悉求溫潤美秀沈默弘寛者為之蓋北轅適楚圓鑿方枘欲求扶傾愈疾

其可得乎貞元初兵戈初偃蝗旱為災邑多逃亡人士
殍餒至使官厨有闕國用增艱王制曰國無九年之蓄
曰不足無六年之蓄曰急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也
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以三十
年之通雖有凶旱水溢民無菜色然後天子之食日舉
以樂今歲豐年稔穀賤傷農誠宜出價以斂糴實太倉
之儲豈可慢易於豊賤之日危急於凶荒之際比年國
家和糴殆不得人文帳空存倉廪不實是由賞罰之典

曠姦濫之吏來此亦宰相擇人之過也其之州戶口減一萬兵數無二千夏卒供秋秋卒供夏儻四氣或爽一歲無年實恐投姦有虞為累非淺況卒土州縣其事略同古人云旱則資舟雖在豐稔之時須為凶險之備此亦宰相之職也蝗旱之時聖上憂畿縣彫瘵親擇臺省十人出為畿令其後京畿稍理皆擢以大郡則聖上旌賢賞功之意也頃來度支勑符皆云刺史縣令以戶口減殿一人賦斂增最一人與者褰騰於廊廟嫌者沈淪於

草莽欲求其為惡者懼為善者勸其可得乎此宰相之
職也況今北虜和親縻費轉甚西戎作梗邊鄙未安所
望求方邵之才選廿傅之將聯營朔裔復河外之城振
旅湟中收隴右之地且田單匹夫也敗樂毅乘勝之師
謝艾書生也破麻秋勁鋭之卒豈有其時而無其人哉
在用與不用耳此亦宰相之職也太宗得房杜負觀之
政成玄宗得蘇宋開元之業泰今相公居廟堂之上當
台衮之任與房杜蘇宋列於青史寧肯昵親愛行肺腑

踵霞車之轍哉某齒髮向衰志力猶在遇賢相逢明時
亦願一豁平生少展微分不然者老於泉石亦求仁而
得仁某再拜

賀崔相國書　　權德輿

伏惟大方全德自中發外藴爲志氣措爲事業然則阜
庶生物操持化權結於衆心爲日固久且大賢之出處
天下之否泰也故詔下之日人人相慶又早歲獲覩皇
極縱論玄德志孤雲賦淒風詩伏讀累日備見精慮之

所至言理亂者多推世運扵必然殊不知弛張變化存乎其人而已自古哲賢之徒或志尚不展鬱堙當世長歎痛哭於是乎作伏惟以常所感槩中於感明使三辰光潤萬方軌道實在指顧豈逃㲄中且以西漢公輔言之蕭曹以清静熙帝載良平以謨明賛王業至宣帝時則魏相通故事邴吉知大體斯皆章章可言者也洎夫張蒼之律歷孫弘之文章韋賢之好學平當之有恥然亦號為賢相抑又次焉至若匡張孔馬服儒衣冠被阿

�之譏不勝其任最下則陶青劉舍莊翟趙周之徒皆
齪齪備位故身名偕泯夫此數子者豈不粗知君臣之
道古今之變哉病於無所發明保持祿位而已有時無
功可不謂大哀乎又古人有立德立功立言之訓顧惟
多幸獲覽炳然之文又備承餘論有以見大君子遺辭
發慮弘裕溥博者矣惟德與功實在今日洒天下之耳
目復萬物於全性在丈人踐而行之守而終之而已不
宣某再拜

論事於宰相書　　李翱

凡居上位之人皆勇於進而懦於退但見已道之行不見已道之塞日度一日以至於黜退奄至而終不能先自為謀者前後皆是也閤下居位三年矣其所合於人情者不少其所乖於物議者亦已多矣姦邪登用而不知知而不能去柳泌為刺史疏而不止韓潮州直諫貶責諍而不得道路之人咸曰焉用彼相矣閤下尚自恕以為猶可以輔政太平雖枉尺猶能直尋較吾所得者

不啻補其所失何足遽自為去就也切恠閣下能容忍亦已甚矣昨日來高枕不寐静為閣下思之豈有宰相上三疏而止一邪人而終不信閣下天資畏慎又不能顯辯其事忍恥署勅内愧私歎又將自恕曰吾道尚行吾言尚信我果為賢相矣我若引退則誰能輔太平邪是又不可之甚也當貞觀之初房杜為相以為非房杜則不可也開元之初姚宋為相以為非姚宋則不可也房杜姚宋之不為相亦以久矣中書未嘗無宰相然則

果何必於房杜姚宋况道不行雖臯陶伊尹將何為也房杜姚宋誠賢也若道不行言不信其心所為賢者終不敢不進其心所為邪者終不敢不薦而許敬宗李義府同列用事言信道行又自度智力必不足以排之矣則將自引而止乎將坐而待黜退乎尚自恕苟安於位乎以閣下之明度之當可知矣凡慮已事則不明斷他人事則明已私而他人公勇易斷也承閣下厚知受奬攉者不少能受閣下德而獻盡言者未必多人幸蒙以

國士見目十五年餘矣但欲自竭其分耳聽與怪在閤
下裁之而已

上崔相公書　劉軻

當今帝堯在上夔龍為相犬戎新逐三晉四戰之地無
梟鴟狼子是宜徼福者爭歸賀於相國某獨不敢以是
心同衆人之唯唯思有以一跪吐而未果者誠以相門
尊高非布衣可以私謁其或關衡石輕重非先書導誠
素則無以為也然而潛是心不為身有所祈輸誠於相

公得不以常常之心憐其持意邪陸生有言曰天下安注意相今屬兇孽新夷泰階初平天下之懸懸其心復魏文貞房梁公姚梁公宋開府致太宗玄宗故事若啼嬰兒待哺塞是望者獨相公是以閒相公以是為心即房宋不死二宗之道盡得施於上矣語不云乎雖有鎡基不如乘時自用武以來至於今日不謂無時得其時而不乘之以貞觀開元治平之勢則勢之過如發矢耳此所以為相公惜是時之難再也且天下欲上如二宗

待相公而肖之耳今相公豈不待天下之士而坐爲房宋者也又非有其時無其人人與時偕有矣豈可厚誣多士謂無一可與言房宋故事者邪昔宓不齊邑不方百里師五老而友二十八人齊桓公爲諸侯盟主有坐友三人諫臣五人舉過者三十人周公相成王躬吐握之勞所執贄於窮閻隘巷者七十人彼一聖二賢挈下戴上非獨責成其心而天下之人故至于今稱爲聖賢況當相公首築太平之基焉知夫有心者不磨勇養氣

待相公呼而出之耳今云云論者見犬戎退邊不數十
里便謂邊無可虞虜無能為見趙魏之地死一帥易一
將便謂天下無事廟堂可以高枕此豈知相公第欲因
前之無事不欲為巍巍蕩蕩之績乎抑其間宰相之事
必以天下為言以衡石言之豈不資天下錙銖輕重為
平準者邪以鼎實言之豈不資天下水陸飛走為滋味
者邪若軻者雖有生之微豈不資衡鼎之一物乎伏念
自知書來恥不為章句小說桎梏聲病之學敢希趾遐

蹤切慕左邱明揚子雲司馬子長班孟堅之為書故壯居廬山亦常有述作幸當相公調元厚生之次不使一物不遂其性一夫不獲其心是宜天下褐衣之徒孤立藝進之秋也謹獻所嘗著隋監一卷右史十卷伏希樞務之暇賜一覽讀恩幸恩幸軻恐懼再拜

再上崔相公書

劉軻謹再拜相公閣下先獻書三日軻將出通化門其心遅遅然若虛其腹如未獸其食者且曰今嗣聖重光

相公登庸天下褱誠蓄志之士将不遠千里願獻計於相府者固多矣適會其時得覲光華下云欲出東門歸江湖業為儒生閲天下利病苟無一詞聞天下善否将何以見江漢之士故退於逆旅思有以効誠於相公者伏念挈瓶負薪之言古人不遺相公其遺邪某自惟輟耕窮書或得侍坐於搢紳長者洎屬文駕説之士毎議及國朝相府間事言負覲則房魏言開元則姚宋自負覲數十歲至開元中間豈無房魏之相邪自開元數十

歲至于今中間豈無姚宋之相邪何說者局於四而不至於五六邪豈無繼之者力不足而追不及邪將力足追及而曰非大有為之時而不能為之者邪某嘗試言之矣夫壯轅適楚南轅適晉是不可到日暮途遠是豈力不足進不及邪不繇其道故也然則非說者不屈指五六而局於四也古天子以天下事歸於相府相府以天下事為已任故伊尹自負以天下之重周公亦潛心在於伊尹耳故曰周公兼三王以施四事夫周公之潛

心於伊尹而不愧乎伊尹獨伊尹恥其君不及堯舜故其心愧恥夫其存心直下千嵗無人嗣續惟梁公鄭公高視千載之上始潛心於伊尹且亦惟恐太宗不及堯舜故德謚以經緯天地曰宗為不祧之廟至姚公宋公又潛心於房魏亦惟恐玄宗不及太宗故致時雍復貞觀治平之風焉其請梗槩姚宋舊事而言之諸說以姚之為相也先有司罷冗職修舊法百官各盡其才又奏請無赦宥無數遷吏無任功臣以政於是上責成於下

下權歸於上上下交而天下泰矣故曰姚善應變所以成天下之務宋之為相也以彌綸為已任亦以筆硯專隨故曰宋善守文所以持天下之正縣是四十年間威振四海教加百姓政歸有司綺繻羅紈之家請謁不行而戚里束手矣故生於開元天寶之間自幼迨強仕女有家男有室耳不聞鉦鼓目不識兵革故玄宗無為恭事玄默而已矣今上新嗣大位相公新揭大柄必欲盡天下善美以調和鼎味藇所以沃天心而福衆庶也某

知相公固亦潛心於姚宋亦恐聖君不及玄宗焉夫姚宋潛心於房魏而已無愧於房魏今相公已潛心於姚宋詎得有愧於姚宋邪天惟無愧實在應變成務守文持正踐其跡必至其所至俾後人之談者自四公而加相國焉相公必以是為心某知相公未得高枕於廟堂之上者有四矣孔子曰不患寡而患不均今緣邊八鎮之士閒六軍之人坐以受賜莫不開口以待哺將欲賈餘勇以壯邊勢惟恐不厚於六軍之賜矣此亦賞過乎

功者不得不搖心也非所謂至賞不費賞明而教行者也某切謂相公未得高枕於廟堂之上一也聖上自儲副即祚蓋三代不刊之事雖巷兒街童知其必然彼貪天之功者以為房閤永巷北宮貞伯子之能事必陰教是謀出一時之策畫寵以懐黄垂組不謂無恩矣脱或天光獨私恩無與對使權量天下輕重以專備顧問雖賢如史游納忠勤心恐必漸弘恭之勢矣古之賢聖過禍於未芽芽而滋之根著而不可拔矣某謂相公未得

高枕於廟堂之上二也昔西京初留侯譏高祖表用蕭曹故人東漢初鄧禹戒光武以功臣專任貟𡨋初太宗自秦府登極有上封事者請以秦府舊兵追入宿衛太宗曰朕方以天下為家惟才行是取何新舊為夫以一家國為言誰能無私必以天下為言孰非王人而以家國之私於天下也范曄云舉德則功不必厚奉勞則人或匪賢必處非其地非所以優貸而見惜其功也故姚宋所以無任功臣以政其在兹乎以是門開一與長

閑此某切謂相公未得高枕於廟堂之上三也日者有自邊兵來曰凡事閱於日而可寘於口非鑿空架虛事游談者也且國家所以禦戎狄為邊垣者朔方為大夫朔方去戎虜不數百里而近使胡塵不至於亭障者實以邠涇之鎮虜不敢東顧自燕盜已來惟朔方多軍功內以過不軌外以拓胡虜故朔方之於朝廷雖手足之扞頭目不足過也比者姦回秉政司計者析秋毫以刻肌骨非紅粟腐帛不及於邊兵無櫬甲之服以赤肉冒

流矢者駢門皆是統率者雖章連十上帝閽九重留中
莫聞至有抽刃承頸祝觴禱死貴為節制猶無憀若是
矧責由卒隸尚安能固其生與戎狄攻鬬邪今釣怨者既
逐新恩已大洽相公必深惟前弊思有以矯之之術
以廟筭決勝授成筞於邊將者古人以天下諭一身以
四邊同支體以中國視心腹支體有疾心腹安得無憂
乎善言邊兵者以河隴不如燕薊燕薊不如朔方朔方
軍之地連險小雜虜俗習騎射繫軍者非其父兄則其

子弟故所以無對於諸軍矣今之存者皆諸軍遷徙或叛孽殘寇之餘遠鄉里别妻子執戈卧甲坐不遑暖胡塵一起連頭應召必無美利以啗其欲必無爵賞以磨其勇以之防塞可謂連難矣此某謂相公未得高枕於廟堂之上四也古之相天下者獨勞一身役一心範天地而俾無遺事於天下也蓋存乎任使而已矣傳曰使智者慮義者行仁者守又曰使智者佐仁者此舜所以穆四門而負元首者也某所以首多士之伍進希相公

必首而納之然後閙平津之閤待白屋之士且問日計安在知致理致君之策駢肩出於門下矣若然者吾君不愧於二宗相公不愧於四公何有力足以追而曰非其時而不為之者邪此小生汲汲於私心誠在乎此切欲使後之秉史筆者直書蕭相國故事亦以無愧辭於史官馬某不勝區區之志唐突尊重伏惟矜其意而宥其罪某恐懼再拜

唐文粹卷七十九